



不急救的圓滿

文 / 黃齡萱

臺中慈濟醫院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師

No More
Useless
Resuscitation,
End-of-Life in
Peace



於重症單位工作時，曾有病人對我說：「我想要快活的走，我很辛苦。」這句話深深印在我的心裡，讓我反思，原來我們的醫療對病人來說可能是很辛苦的。

急重症單位是搶救生命的地方，不可諱言，也是最常面臨病患臨終的地方。隨著工作愈來愈順手後，我開始思考關於生命末期病人所要的是什麼……

嗅到死亡氣息 團隊的臨終準備

這位阿公幾乎沒有生病過，家人都覺得他很健康，後來一生病就是肺癌，在沒有預期的情況惡化後插管治療，治療後狀況穩定，帶著非侵行性呼吸器回家休養。但後來阿公開始反覆發燒、肺部感染，常進出加護病房，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阿公的精神、體力愈來愈差，可能時日不多了。

兒子說：「以前阿爸被插管過，那時他用憤怒又悲傷的眼神看著我，手還比著他活不下去。」「我不知道我現在該怎麼做？爸爸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我感覺我好像快要看不到他了。」「爸爸只有一個，只要他還有一口氣，我都想要看到他，我不想放手，但是姐姐妹妹都說，不要再讓爸爸痛苦。」……類似這樣的情境常常發生，家屬內心充滿著矛盾、掙扎，不知道該如何選擇。而身為專業護理人員的我們呢？在我們嗅到病人即將面臨到死亡過程時，能幫家屬和病人什麼？

臨終的準備，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是需要團隊一起的。所以，我們開始花時間了解阿公的為人，有沒有什麼心願，家人的想法……我們將陪伴的時間拉長，試著將阿公接下來會面臨到的狀況、病程進展、醫療方面還能幫阿公做些什麼，慢慢告訴家人；也告訴家人，如何牽起阿公的手和他說話，如何在他還清醒時，聽聽他對疾病的想法、臨終的期望。

一段時間後，兒子拿著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的安寧緩和條例及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相關內容和我們討論。兒子說：「爸爸說他很辛苦，想要我們好好陪他，不要有大的痛苦就好。」聽完我們的意見，兒子說，他會放在心上，



黃齡萱理解要末期病人與家屬決定放手的不容易，醫療團隊也會共同與病人及家屬討論出最適合的治療選擇。

和姊妹們討論。同時我們請安寧團隊介入協助，醫師也和家人討論當面臨臨終時，藥物的幫忙、點滴的減量等等。

不急救的決定 換來圓滿的回憶

這是最後一次在加護病房看到阿公。阿公再次因為呼吸喘入院時，家人選擇不要再到加護病房。到普通病房探視時，兒子說，他已經為爸爸簽了「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

他們常常舉行家庭聚會，他們讓愛在心裡口難開的阿公親吻了阿嬤，兒子說著，阿公當時的嘴巴，笑得合不攏。兒子說他每天下班，都會去和阿公聊天、抱抱他；女兒們買了他最喜歡喝的養樂多、甘蔗汁，家屬用他們所有能表達愛的方式陪伴阿公；同時，我覺得他們也在替自己做心理準備。某日，阿公就在家人協助身體沐浴後，平順地向他們道別，離開了。阿公走了一段時間後，兒子說，他們和阿公都沒有遺憾，因為他們從頭到尾陪伴，還好來得及聽到阿公自己的想法，屬於他們的這些「回憶」，不會因為阿公的離開而消失。

自己由重症單位轉換跑道，現擔任出院準備服務的個案管理師，常有機會協助生命末期病人的照護，生命末期「放手」的決定，對病人、家屬甚至醫療團隊，不是想像中的簡單，我們利用跨領域的團隊會議、家庭會議，不斷思索討論出最適合的選擇，圓滿病人及家屬，也圓滿自己。☺